



830218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辛卯年五十三歲

康熙五十年
日譜失



續纂

卷五

儀功如常 與王崑繩書曰天壤之大惟我二人聖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炎南雪北一別數年每遇可賞可析如芝顏當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貌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悵恨何極道駕想尙在淮安公子尙在金陵近况勝否堪比歲爲楊慎修所敦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仁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一

庶送者填塗遂欲遷家苟全終南但慎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教虛懷受言敢不佩服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邃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覆不然學且墮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聞崑繩庚寅秋棄世則是書未之見也悽然 與趙易州書榷楠杞梓不爲枝以椽石吳鉤干將不利刃以磔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鬪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

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愠子文稱賢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誦聖

三月清明祀先告曰祖鄉被圈後湫隘之甚不能容塼兄弟五股塼請奉母移居齊家莊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於莊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四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換頂更塗舊草房虎落編成桑作壁龍鬚鋪好甃爲牀南川帆雨侵窗潤北壑花風入座香吾黨能來攻禮樂便堪白日到羲皇

壬辰五十四歲

康熙五十一年日譜失

儀功如常 易州祝兆鵬以雲南知州受知於總督劉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二

公蔭樞時得顏先生及先生著上劉公劉公亟稱許遂識於心至是歸京補山西忻州知州遣其四弟來問學且具儀聘先生主其幕事先生以親老辭問習齋尙有他弟子乎先生舉張文升及三弟益溪乃延文升主幕益溪設帳而西 祝兆鵬之岳丈張以部郎放濟南府知府使來餽贄求理其幕事詞甚懇切許之乃以十月東行過德州李龍友來拜在李翰林園置酒高會德州諸士至武定州拜李相國公子入席未終公子叔父五老庵來曰孩輩不足語請下榻做齋遂邀以往住四五日爲言張石民來儼若行蹤且言儼若貧病乃修書與

之略曰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
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
昔人云如此爲病不如此則爲藥又與張石民書曰山
左人物惟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羨之孝友一堂心
羨之高尙不入塵俗倘伴山水心又羨之此亦今之威
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錚錚修飭獨善而
已乎抑尙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
才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習齋
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以爲乘韋冀他日相見求教共
訂千秋之業也 十一月到濟南太守延入署觀其署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事知其非能有爲者乃決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

康熙五十二年
日譜失

正月以周易傳注久成入京尋劄刷刊之作序曰易爲
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
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
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註易至觀
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註卦訖秋又自訂於鄆
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詞傳說卦序卦雜卦迄壬辰
重訂一周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於茲自田何傳易
而後說者夢如而視其象忸怩徵其數穿鑿披其理浮

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於是陳搏龍圖劉牧
鉤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探元極推先天不惟易入於
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
而易之亡脈脈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
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
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
履等名卽屬人事文王彖詞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
道人道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
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
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屬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四

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
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
公以來皆然也予弱冠受學於顏習齋先生不言易惟
以人事爲教及壯遊見許酉山先生頗言易卦象數謁
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
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
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註一卦
驕然若解三弟培同邑張綸石門吳涵德清胡渭生大
興王源金陵王元衡太平王奐曾武昌陶窳蓋屋陳光
陸武定李之藻或以爲是或以共學亦庶幾有合於人

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
以共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與
鄭若洲書曰客冬聚訂周易賞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
乃勸然得聖人作易本旨專爲人事已爲序顏其上回
思足下高明頗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
者卽芟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
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
生去後提誨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勘舊矣舊
則不新舊則將盡且愧且懼近與樞天約日省月箴勉
圖晚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拙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禮樂有所課遷善改
過不但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以於易以窺觀
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當有逕庭也而於衰夫
亦庶幾有助焉 仲夏東莊卽事詩云柳蔭隄頭坐風
來萬里涼麥塘晞早露鴿陳亂斜陽爭席村翁慣荷竿
海鳥忘商山有四皓何自識張良其一南原清曉往步屨
意遲遲高木纔竇霧新苗半扇苗久無開口處惟有會
心時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其二鄭見百請至棗強
同馮修五張瞻抑單侯摺集素景園詩云連廈堪遮日
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

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

康熙五十三年
日譚失

春同邑進士王之臣太倉王相國所取士也自京來傳
相國論將薦先生學行於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 李翼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翼公入遼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贈以

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愨今日見王

祥泔水三牲饌鮑墟百歲觴

孝子蠡人住鮑墟
里旁有米泔河萱帷夢

裏笑不復在遼陽 邑令浦公新下車卽來拜求教先

生告以禁賭博減雜票其所延西席惲臯聞孝廉武進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六

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教乃以顏先生年譜四存編
示之撫掌稱是遂盡棄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立日
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教之讀書寄先
生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
畢爲之心開目朗如霾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賦得浴如
塵得刷而身爲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苟
有識知能無感而佩乎所痛沈沒時俗途窮日暮問道
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
筆爲文卽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明師良友勉以
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前之一

誤也既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
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
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室人之變
貧困淒寂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
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
增其妄返觀語孟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
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
心齋近溪諸語錄竟以爲眞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
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
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七

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
聲光震煜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
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謠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
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
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非之實大違三
代直道之旨而性理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錄
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夫儒者
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辱餒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
如宋每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
學力之所造又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

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而知孔孟之真自有在也而知
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也先生之教我深矣然
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卽耳目亦少
歷焉今年已半百外彊中乾蹒跚澀縮舉止無當於此
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
以自澤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
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
君子之前而請其學益足痛也駑駘病骨伏櫪悲嘶不
識尙可施鞭策否惟先生幸而教之 臯聞問正心功
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八

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爲清醒而又學
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 臯聞將先生著種種訂

閱鈔存

乙未五十七歲 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衰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
道或談農事者聽論世事及人短長勿答言請託者掩
耳謝之 正月溫益修寓蠡城同憚臯聞往視之二子
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
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
我天清地甯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

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卽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猖熾愈無所底矣故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臯聞曰然 臯聞入京會試攜習仁餞之送至北關囑以千秋大業 註孟子 養太師母每早未起則進酒已起則進藕粉晨食晝食無算 二月華州古葵季榮以詩箴爲贄拜門生詩曰越盡關山知幾重負書千里效登龍曾觀著作驚滄海願接音容仰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九

峻峯半世韶華悲齒馬一生事業守霜春深知道德源洙泗指我岐途歸正宗乃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令其自爨學禮講易 季榮問學先生教以存心修身之道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雜霸伎克爲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 語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脫略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真不孝不弟亦以爲勝於假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

也 五月憚臯聞以從先生學未結應保定軍廳李僕
崖聘來府寄書曰在蠡得奉大教始知聖賢學問確有
正宗確有實際豈非一生至幸京中頗有相維繫者又
有厚脯相啗引我遠涉者而鶴一聞保郡司馬之招躍
然必赴誠以所學未堅欲稍近於先生庶得時聞訓誨
也 十五日大病臥倒服藥稍起至六月初七日先生
二弟德吹以病瘡卒於曹家棗三弟益溪以先生病未
愈不使知先生視習仁面色有異力問之乃知大慟卽
入鄉哭之一切殯葬事皆任之益溪以河決而鄉中無
先生養病處力勸視德吹斂回莊 自書於壁曰斷欲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十

勿詈人勿躁勿言人短長力肩聖道表裏並盡 語季
榮曰子與武遠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武之地多武人
亦當知之季榮請命 季榮問禮先生曰時禮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聖是也月禮
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
無禮者又問性好簡非乎先生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
謂行簡是也光武去繁文至什不存一苟或以繁禮多
儀爲戒可見也子之好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
好有事此則宋儒惡辦事之習佛老耽空虛之染也與
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所事物不用則

蠱人不事事亦蠱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是也
八月季榮謀歸乃餞之餽季榮拜別痛哭書先生日
記云先生憂勤惕厲之心孝友仁愛之事蔡實親見是
以敬佩在心侍坐時嘗自愧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
勞過甚思以惜養精神爲勸不知是否先生曰謹受教
贈之以序 惲臯聞書先生日記曰近有毀先生於子
者子曰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古人之交也况常相
見乎毀者遂止然亦見爲君子於此時此世之難或者
先生惡惡太嚴不見和於流俗也先生拜受 十一日
太師母初度臯聞以詩幣祝同鄉客燕之 臯間問曰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十一

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
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
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
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書
遠若河漢矣臯聞曰一經指示便覺釋然蓋齊治平之
道有萬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也 十二月浦公商
擒盜先生寄字曰所捕諸盜非上司案亦非有人告發
乃賢侯弭盜安民至意但審不枉卽可法處不必盡起
賊令其扳累無辜也

丙申五十八歲

康熙五十五年

儀功如常 二月學院張天門校士保定習仁往應試
取入府學第四名先癸巳年夏旗人張萬載持馮衡南
書來拜在保定寄書先生曰衡南不通時事所交未必
端人也已而一日薄暮至貌躁妄坐卽問兵先生曰不
知也少以貧硯食爲從遊講孫吳此教學故事何以言
知兵今老矣諸學俱退而况於兵乃出其論通鑑兵事
者求閱先生閱數行卽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書不解
也固辭之退次早棗強鄭宅車來接先生言往治病遂
行張乃去客歲其僕首其有異謀之言刑部並九門提
督審之張供交楊仁澍因仁澍得交先生及王子丕又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言先生相才子不將才提督彤公刑部張公逮仁澍至
澍曰識則有之不知其他至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與
若交也二公素知先生不之問惟遣官至陝西逮王子
丕至訊之今年乃定爰書張死罪楊王俱發關外先生
自去歲知之恐人震恐不言惟語長子習仁至是習仁
在保定應試聞旗士崔奐若言事結先生如府往見崔
問故崔言仁澍詞甚昭雪後先生爲仁澍立傳曰楊仁
澍者八旗之內務府人也少有異才不可一世吳籓之
變遣出征仁澍曾讀伏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
官辭之退膺筆帖式大書其門口四海有天皆禮樂九

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人皆欲殺眞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聞堪入京來拜咏牡丹詩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浪誇雲邊皎日月邊霞姚黃魏紫親曾見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妄人張萬載福建巡撫張某之子也其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九門提督龍可多審問曰女識多人乎萬載對以識仁澍因仁澍識蠡縣舉人李某提督喚仁澍訊萬載言有乎仁澍對曰識子有之以皆旗人也若李孝廉則漢人且素學道端謹斷不與萬載往來也刑訊仁澍堅供不變提督乃逮他人問而削堪名仁澍發關東竟牽累以卒李堪曰人之相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去豈不遠哉人率貪得而吝施與仁澍反之有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人入京無不過從者仁澍開筵置酒錢盡至典衣被不少惜其往來艱行李且爲經畫之而故人同學者位躋尊顯餽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卻誠曠世一奇人哉乃與堪交斗遇變更不自釋其禍而忍刑以釋堪之禍每思之輒感雪泣矣 學使向浦公言存注先生意浦公欲先生往拜之先生曰學使取長子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私也不可 臯聞長子憚宗恂廉夫具贄拜從遊 三月使習仁將車如鄉迎太師母午至迎拜候安因思母惟惓惓五弟子

女愛之助之卽所以孝母也。甯夏監屯同知白訥梅溪倩甯夏守備白靜庵以二百四十金爲贄來聘先生辭之復以書曰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顛毛種種俱付之灰燼矣乃蒙明府以未曾謀面之人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之豈前榮任乾州與富平鄰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者謬有傳聞耶楊令初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善非愚菲材所能助也况今老母年迫大耋愚選期在卽尙躊躇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以窺高深樞衣報誠容候後時耳隆貺壁上 四月惲廉夫來先生語之曰子不患不通達患不誠篤至誠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丙

道可以逢時何者物以少爲貴眾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眾人詐而一人誠則誠共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施積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廉夫行因舉廉夫之少年馳驅以教諸子 註詩經思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昌黎知言哉 五月臯聞來言將解館南旋先生聞之悵然若失爲作贈言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友相別必有贈言古道也今臯聞先生南旋驟聞驚惶不祇如失左右手乃如失吾心忡忡懅懅拜而求所以處者狂瞽先瀆冀獲重報獨善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

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
士則享農工商之人而儲之以脩己治人者也故孔子
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先生
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燦然矣從此日邁月征履順獲友
自將安驅而至卽萬一遭拂逆及介居塊處并謗論紛
然亦必特立不懼確乎弗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千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於士矣
遑云聖賢然士之獨善亦有道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
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爲下其分也言語訥之又訥交遊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謹之又謹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以善概
責人耳非自置用世之學於弗問也 韓昌黎曰動而
得謗名亦隨之其卽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
襟嘗以此自勸觀人以孔子而尙有毀者有欲殺者苟
其人無往不合非鄉愿則脂韋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
人皆曰否必乖戾或無實矣好惡交至士自應爾惟是
好之勿喜愈加戒懷惡之勿嗔卽自省勸則皆我師耳
先生近者存心養性甚密何以益之曰熟熟則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愈戒慎恐懼愈坦蕩自得前儒所謂效驗
卽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視聽言動以禮卽約之以禮

也卽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盡於此矣先生見已甚
眞行已求力芹曝無須再獻者 易曰寬以居之子張
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
進一格又一格無盡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
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
也故辨淄澠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清濁并匯胞與爲
懷則悲憫時貯於胸虛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色高明
其效天乎博厚其法地平願與先生共力焉會友輔仁
君子皆然况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犖犖者菰蘆
中必多其人先生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周孔有靈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六

實式臨之 思臯聞不已臯聞者可與共明斯道者也
臯聞去學益孤矣當勉於獨立不懼 思武氏朝考董
采等大嵐之變與張萬載雖皆謝之形迹分明然遂脫
然事外不可謂非神明之力也須使此身無負神明
思無實之名深恥也當木然如愚 與三弟益溪書曰
近註詩已至小雅乃覺四始面目斗開朱子於風概入
懷人思婦於小雅盡歸燕享酣歌將王者禮樂兵刑之
迹誦之可以達政能言之道一概忘卻而詩爲無用之
經矣吾弟幾時可來以共訂之也臯聞南旋爲之悵然
目下人日變化爲吠畝之勤爲鬼魅求一共肩聖道者

安有哉安有哉計惟有效習齋晚年獨立不懼而已斗
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推萬世可歌可舞毫不知愁悶爲
何事也天時人態聽之而已 思人世之傀儡日增吾
心之性天常定 臯聞札來言前錄先生中庸講中立
不倚語甚警切自省全是依傍犯六極弱字近思得倚
亦佳倚仗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痿得扶此來
獲見先生一言一行可以恃之不疑但恐倚之不切實
耳 先生書壁云高冷暴躁予之大病不改之非夫也
十一月部文提選知縣稟太師母以不往太師母命
往入城商之浦公浦公亦勸往令吏房起文 教習仁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七

以勿傲富貴曰傲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
周公有貴貴禮孔子敬冕衣裳可見也

丁酉五十九歲

康熙五十六年

訂一歲常儀功元且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祖
考元且元宵合祀五祀臘月二十四日祀竈齋戒二日
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靜處思
神沐浴更衣朔望拜獻家祀五祀拜母入學拜聖人受
子姪弟子拜夫婦行禮夫再婦四妾惟答揖日問母安
一揖揖先聖習禮樂射御書數不拘日以耕田養親爲
務以勤儉寬和爲課以行道明道爲望日必澄心日譜

時下一圈暴怒則黑其上慾念則黑其下失言則黑其左失行則黑其右每月下必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以自惕勵肥鄉白宗伊任若習齋之門人也去歲以貧北來先生率同人助之又來又助之又來先生乃與之資使賣筆爲生遂出遊四方能舉顏李之學告人人聞多有興者今二月又來先生與言聖學長人在旁聞之喜而起效先生立日譜以自修省先生喜之爲立日譜條例 臯聞寄書至先生揖而開讀曰南旋以存學示人雖極倔強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明也 批長人日譜曰此卽誠意之功也立日譜者欲遷善改過以爲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六

聖賢也果見善如好色好之必力改過如惡臭除之必決則誠矣又曰自顏先生王法乾王崑繩相繼舍我臯聞南旋而予偃偃無師友之助矣今汝有志自修則吾道近在家庭聖經有事父幾諫之道况以學相後先則交修益急凡見吾過汝卽進言勿以嚴而見憚也 三月浦公催如京因以告降就教尙可將母商之靈臯靈臯是之乃投改教呈遂回 四月抵家拜母副室以朔日生子名之曰十二官 袞海內友朋往來詩札爲友善帖曰交遊盡天下之選是天之成我也我不克卒成之不負天平 四月思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

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 李軍廳柳高
陽一惡人欲處之死其人持數百金求說情先生辭之
已而劉士宜以百金包攬求說先生大詫曰子幼赤貧
晨炊不給官命說情人代說情送賄至俱卻之豈有垂
老而改節者乎嚴拒之 九月馮樞天來共質日記互
規過先生規樞天貧而怨則志不卓樞天言人議先生
力農致富先生曰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
行道今年已遲暮知無用矣故邂逅田園胼手胝足則
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取塵囿則風人之退守也
人曰謀生致富曰求田問舍笑而不答又所以自污而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七

自全也非吾子誰與言此 南莊董姓孀婦將改嫁其
子號泣留之母不聽夜自縊索斷不死其母悔中止而
其兄與媒逼迫之先生聞之曰是當拯之急往南莊呼
董嫗及其子問之果然其子言娶其母者今日將來勢
不能止求爲作主乃呼其鄉保正謂之曰人將守節欲
盡孝而人逼嫁之是誠何心汝往止之如不聽我必鳴
之官以官法處之已而保正來言事已止先生曰止之
極好共爲此善事令其婦守節子盡孝不亦美乎 金
陵程啟主書來略云聖道失傳莫甚於朱陸以亂真之
僞似是之非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乃舉先聖立教

之成法以示人幸得先生嗣其後得二千載已喪之真
傳乘六百年將更之氣運伏願先生以道自尊而專肆
力於周官之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則先生之大有
造於當時後世者也 肅甯舉人朱蒼澍奉其縣令黃
公命來請往會先生以黃公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
失亦非所以廣布聖道也乃同如肅甯會之論學論治
俱相合臨別黃公惓惓然謀所以作聖賢者先生贈之
論學一則恕谷後集 楊公賓實任直省刑名道自前
月以書來候十二月先生如府聞其實有善政會之以
其政相質且問刑名先生語以恤刑之道欣然欲見諸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行辭行餽節儀八兩先生曰何爲者以贖則路近又無
他故公曰明禮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良歲
底必餽儀爲蠟炭資先生曰堪耐貧久從不然臘惟以
棉油從不燒炭惟以秫穰厚儀無所用之公曰近者受
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交投縞贈紵乎
且必卻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不得已受之謂之曰公
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公
曰謹受教

戊戌六十歲 康熙五十七年

儀功如常每日存心使如帝天之臨 二弟婦卒因思

學者心多畏遇災而恐懼修省不學者反是或恣逆或
頑然 聞臯聞來京如京看之廿二日至拜錢褻庵問
臯聞信言已來寓接待寺遂往拜之相見甚喜互質日
記喜其乾乾惕厲 看方靈臯靈臯使其子道章拜從
遊且使之相隨來莊教之乃以朔日同道章回作示言
以示之一孝一勤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御 看陶甄
夫秦闢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
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眾乎 看靈臯春秋通論
言錫桓公命歸成風舍賄王不稱天爲貶先主辨之曰
暉臯聞有言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也其言考証甚核非貶王也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乃
以匹夫而褒貶天子是何義乎 四月註春秋 報選
通州學正乃如府見楊賓實商之曰親老身病不往通
州如何公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乃領
憑起行八月十二日到任使人接太師母 倉厥總督
張儀封屢使人致意請相會不會恐有咎乃見之 諸
生會文間語以聖道 同官約爲利事皆辭之 太師
母到署供酒餼果菜皆善啖先生甚喜日必供四五次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卽其言論之儀
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

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
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人也何
一主而一奴也然儀封習痼已久恐不能出姑默 闔
學舉一鄉飲大賓其人則念佛茹素者也先生曰彼習
異端何以干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
十一月病望日不能行香十八日投告病文於州諸
生來固留先生告以病不得已 有求向總督請託者
許餽八百金先生堅卻之 閱靈臯春秋通論度越前
儒然此乃文義通耳至於春秋之所以懼亂臣賊子者
尙未及也乃卽其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起褒貶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之文二說辨之與之書略曰三代政事與禮相通故子
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周之六官卽名曰周禮春秋改
元卽位朝聘會盟征伐卒葬何一非禮而曰非記禮之
書似未確矣先儒呆認褒貶二字遂刻舟求劍書月書
日書名書字書人書族處處點鐫而一往不合得高論
洗之甚快然遂以爲並不起褒貶之文則又不可孟子
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聖人無華袞之錫斧鉞
之誅人何以懼所恃者褒貶耳今謂據事直書而功罪
自見則廿一史誰非據事直書者曰概因舊史之文則
舊史足勸懲矣孔子何以爲作且亦何必作也

乙亥六十一歲

康熙五十八年

既以病告休一切學儀俱廢惟日夜存心以敬侍母食
息惟謹身稍安則訂舊著日譜時下一圈失言黑左失
行黑右暴怒黑上動慾黑下 宋生員惟孜以靈臯爲
价來拜從遊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
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
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
程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
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
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
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
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况羣聖乎
夫孔子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
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
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二月習中來通見南方諸友書
嘆今之學者其困於先儒者旣入迷途而出於先儒者
又樂爲異說則傳注之刻何可緩也 四月四先生將
車至乃送太師母歸家四先生習中隨 甯波鄭禹梅
之子性前歲在關中讀書齋年譜而是之數千里來拜

問學餽潘平格求仁錄 攝篆人至乃以三十日行因
思到通八十餘日一無可爲惟自守不請謁不迎送而
已若立文會人以爲功予以爲不能以聖道誨人乃過
也何功之有諸紳士設餞於黃蔬園先生作喜歸詩曰
潞河輾轉病顛癉總禍虛名誤釣磯猶幸八旬三計日
布韋驅至布韋歸以上任至告病八十三日也 五月
五日到家拜母獻家祠 看求仁錄潘用微志在天地
萬物一體其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
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
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俱以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靜時持敬之功
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謂正心
不可有武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 六月任若
來持臯聞自故城寄書至 先生責任若貪利作欺非
習齋教法已而任若衣冠來謝教先生喜其受規勸知
改過尙能無愧習齋也 復臯問書略曰來教云大學
之道不宜註作路道之爲路借語耳可云一陰一陽之
爲路乎夫曰道之爲路借語耳是以道爲正字路爲借
字也不知道亦借字也路從足道從走皆言人所共由
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卽路路卽道非一正而一借也陰陽往來正如由路春夏井泉涼地上煖謂之陰往陽來秋冬井泉溫地上寒謂之陽往陰來天地以此運行非路而何故易陰陽曰天道而荷天道卽曰荷天衢並非敢強辯飾說也且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尙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道卽路也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若以道爲定名爲專物則是老莊言道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視道也非虛位而實異端之說矣宋人口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爲道則顯悖聖經陷入異邪道不訓路其失非小願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下之俯審之也又曰傳註太文前承示及今又垂示夫古人未有教人立言不文者孔子曰其言文左氏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以爲傳註卽不當文則孔子作象傳彖之註也象傳爻辭之註也繫辭傳易經之統註也爾雅亦註體也而何其文也堉傳註之文實授於毛河右先生先生曰註經必宜潔古則理足而辭易明斷不可如宋人禪語鄉談一概污穢拉雜故河右註經皆行以古文法方靈臯遵宋儒者而閔愚傳註曰明潔簡快有物有序因自嫌其春秋註不文欲重訂改孟子曰讀其書論說傳註當令可讀宋人語錄無論朱子集註已

有若干不可上口者豈可效焉 教長人曰學求有用
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
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頽然不端不靈不
大不遠雖日講經濟無所用之 思身已衰矣行道無
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
起當往觀之乃以八月廿日同任若起行至安平晤趙
偉業見其二子皆恂恂恭謹可謂一堂虞夏矣觀其所
著服顏先生之學甚篤至棗強宿鄭宅晤王宗洙爲講
論語入則孝數章已而諸生多來謁者皆以聖學誘接
之至故城會臯聞以前所復書細質臯聞相合甚喜互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質日記先生書臯聞日記後云詳閱大記省察嚴克治
勇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學在是矣然功力所在
存心應事而已存心也或染二氏之說屏事息念檢攝
靈明一遇事牽念引復覺昏勞且夢魂亦爲顛倒不如
專從聖學無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乾乾惕若教以
直內所謂修己以敬者心自有主身自不擾夢魂自爾
清醒之爲得也應事也或有周旋世故人情之見則情
故旣去自有懈怠不如聖言所謂質直好義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非以爲人卽以成己虛恭肆應人自歸懷之
爲得也臯聞亦書先生日記後云伏讀大記刻刻念念

以天下萬世爲懷鶴之不肖不以其頑魯而棄之諄諄誘接如此鶴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流連數日乃行至鄭家口晤劉敬庵已而姬鶴亭請主其家鶴亭未老遽解永康之組可人也主之敬庵問中庸朱註五行化生人物之說先生曰陰陽生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之誤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爲人用者如蠢然木頑然金且賴人培植之銷冶之焉能生人哉之武城晤劉天植張熙甫天植具門生刺投拜見其日記記過縷縷不諱受之熙甫率其二子鉞鍾具門生刺投拜見其各有日記年幼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自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改過始挺生求立爲學課程先生爲書一紙一日克己馬季常云卽約身也每日習恭一二次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爲之時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陸桴亭有言祇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拜家祠拜母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功每日挽弓數次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書一二板如武備農政之類若務舉業則看時文一二首數日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類御書隨便學

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弟友
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棄放身自不廢弛事自
少錯誤矣九月朔日先生望拜家祠望拜母挺生等拜
先生辭行謂挺生曰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處中則
得之矣吾子勉之返至棗強張拙明李文長候問學先
生曰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
以誦讀爲學以講論性天爲學者二子有志脫去俗學
乃可以知所從事矣遂一路自安平歸里成一詩曰一
鞭遊歷戒清途爲喜斯文近不孤到處入門攻禮樂幾
人搔首問黃虞清河溢水天光遠蠶廟安平有蠶姑廟漿臺棗強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天

有買漿臺

草色枯墜緒茫茫儼有待可能萬里走駒駘

十

二日五先生卒先生大慟至十月八日葬 思年老學

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 臯聞次子敦夫具門生刺來

拜閱臯聞春秋附筆皆有特見修字達之稱其識見大

進但其詩說尊毛駁鄭難爲定論 習中院試入府學

生往送學使學使吳公曰尊翁禮樂兵農之學皆有家

傳子其勉之 楊賓實陞貴州布政先生往餞之酌而

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

鮮南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拜別而行

庚子六十二歲 康熙五十九年

儀功如常 黃肅甯來拜 浦公請爲鄉飲大賓先生
以期服辭不允十五日登筵浦公來懸扁於門曰當代
儒宗 三月惲臯聞書來以先生不是其詩說辯詞甚
厲先生復之書曰來教云某旣爲月三之訴望先生無
爲子昆之怒閱之駭然懔卽愚妄講學論道何處容一
怒耶旣而思之先生於懔誼則金石情同骨肉謙居教
下謬推宗主於懔有何疑貳但以旣著一書須知已稱
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謬觀又云恐先生又涉忽
略未免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愛教我以
直感待我之重敢汗顏爲先生再陳之懔也自反最爲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无

譚鈍然持心立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絞急者生平
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繩方靈臯河右所著間有被人
駁者輒赫然立壘攻擊王崑繩著平書懔喜而疾讀崑
繩曰河右贊吾兄閱書灼如觀火又如觀水寓目卽駛
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綱維牽一動百一字不
可更易何得易讀懔笑而謝曰謹受教靈臯註春秋仍
用其通論分詮之子曰通論爲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
者發未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臯不以
爲然曰除通論無所爲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
免盛氣護前者想其少年原自辭章入歐陽子謂文詞

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持一論遂有專固埽學力遠遜三賢矣然每念曰執德以宏又曰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卽改正最陋護惜如雞羽自珍者卽所駁不合亦必再四推敲實見無當姑爲歇置所以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何者蓋以得力於習齋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爲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攻過摘露肺腑面赤髮植不以爲甚以此雷霆斧鉞受之熟矣旁人見之以爲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目手足互相救援並不敢言感何况怒也矧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卽先生不受而來違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覆璫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商亦何由加以怒耶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誼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焉至以埽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尙以父兄爲憾醅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久卽無康成註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註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醅適亂經耳卽如言禮以圓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以爲是乎嗚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少爲鄉齋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

下云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
使向學耳先生遽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
秋歷算又受禮詩書博縱六藝時之後傑百家並起莫
不嘆服則長於學問劉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
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
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
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
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絀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
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
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義據宏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
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
所歸先生曰康成何力且亂經豈當時之言盡不足信
乎其染織緯間有之何云註經全據緯術也稱三禘自
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一語之錯而遂詬其生平
也恭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
溺世道衰微卽如我輩不爲宋儒所痼矣而尙有迂闊
尙淪懦弱尙染浮文尙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
行皆少飲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痼者更何如故不得
已辯之然止論其學術不牽其品行謂得失各有在無

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至承諭不蒙詳察亦有故當自昔歐陽修不喜文中子韓魏公在政府從不言及中論每服膺之以爲大臣休休之度如此世固有不喜文中子者矣亦有不喜孟子者矣渠見已定急難拔而其人則賢人君子也吾必與之辯覲面分途何益姑置不論而共理國政共爲善事有何不可卽如先生見教大學之道不宜訓路曾一批於鄙著又一見於來書縵皆未答非漫不察也以爲此所關者小吾但論其大而小自明朋友相與必毛分縷析處處爭辯恐傷和害大及後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三論四論責以愼諫然後不得已詳復之又面質之而先生亦勇於降心以爲合矣如此未答者不一而足願無概以爲不察而罪之也今旣承教詳察不敢自廢用竭衰鈍將來札捧讀五六過又將傳序閱五六過反覆沈吟條答如後錯按前修譜者此書皆不錄然此正足見先生交友之道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朱子象山辯論太極幾於立壘相攻視此何如也錯重修譜乃備入之此後條答數千言茲不具載 馮樞天閔周易傳注完日足見先生行止通身是易矣 衡水劉廷直具門人帖投拜先生見其聰明受之 思聖賢之心純一兢

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習仁作學記欲屏宋儒之學從事三物習中作士論希古道先生喜之 思宋人主敬卽主靜故曰主一無適若以小心翼翼爲敬則與主靜判若黑白矣姚江固豪傑之士也旣見朱子之支離何難直追孔孟乃又別出一途以亂聖道則氣運之未返也今天心宜悔禍矣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蕩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卽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 齊燧侯自西邊來言十四王使人訪先生先生慄然畏聲聞之過情 六月陝西武舉楊蘭生來出蔡瑞寰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在後使渠先來問訊先生答以老病不能行復瑞寰以字託爲代陳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楊慎修魯聖居張潛夫皆有來書先生各復以字各有規勉 冀州劉焯持其兄霽輝字來問學先生答之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

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自便 思聖人心體毫
不異人祇時時如常人之見大賓承大祭耳若二氏息
念以爲心性則與常人異矣 臯聞書至論詩凱風幽
風皆從先生說詆康成亦罰過自責 思中庸誠字宋
人對私僞說一以桀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者身分低
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卽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
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
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
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
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 九月哭五先生釋服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十月朔如京謂靈臯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
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
之謂誠眞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
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先生尊宋儒者不力學
爲聖賢則已如欲力學爲聖賢此不可不辨也 時先
生欲南遷而靈臯爲戴田有事入旗將北居因以其南
方田宅贈先生先生卽以北方田宅易之故先生將往
江南相宅靈臯寄字與其姪付先生帶回 十五日抵
家 二十日率習仁暨一僕南行 二十二日過衡水
至劉邦司齋觀其日記有志且能與同窗友習禮嘉之

十一月初三日過鄒縣拜孟子廟 初九日過宿州

曰此古睢陽地也南障江淮張許之功大矣拜二忠祠

十七日渡江持敬到江甯自勘一路待人以寬處事

以慎無大過矣入儀鳳門至方宅投靈臯字靈臯姪傳

恭不在其母百川夫人喚其甥馮方智來設筵下榻

晤周崑來張曉夫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啟生江素

庵翁止園周侶樵劉伊園張鑰門諸友 諸友皆設筵

相招 觀身在修所造測量天地儀器 翁止園問律

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

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腔之貞靡分而律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無二也五音卽喉嚨舌齒唇貞婦莊語淫女媚聲無兩

樣喉嚨舌齒唇則今樂古樂聲卽懸殊而無兩樣宮商

角徵羽可明矣 觀李正芳所著正芳求爲作題辭乃

爲作題曰子到金陵李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晚

村舉業可爲伊傅之說而以顏先生六藝之學爲宗且

躬親習之可謂衰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也藝末也

如舍本而趨末何予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準聖經乎

孔子曰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游以鼓歌爲學

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

德行有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

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爲末務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母乃聖言誤與 初六日往高滄看田因至甯國靈臯言甯國亦可居故往觀之甯國太守黃瑤圃具帖來請乃往拜之太守力請入署下榻延登古北樓十八日辭行太守力留先生曰今歲返省則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閭之望不能耐也太守曰吾同鄉年誼不此度歲而回方宅人將謂我何乃留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美

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留曰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返署

辛丑六十三歲

康熙六十年

儀功如常自念衰老須敬以直內念此心常存習漢道藝令其有用寬和接人令道有傳 初四日辭行初九日至方宅 遍拜諸友 聞崑來言額門守喪辭婚事

臬司有女託崑來擇婿崑來以語鰲門鰲門以喪峻辭先生作序贈之謂其喪不奪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勉之任道以希聖希賢啟生作跋曰鰲門於同儕素稱謹愿然雅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恕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鰲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痼於舊說而疑之鰲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觀鰲門之志矣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己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鰲門辭婚一節洵人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爲先生取誠不虛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 十六日詩友皆來話別 十七日雞鳴卽行諸友來送者皆不及惆悵而返 一路衝泥冒雪皆長人先而先生尾之 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 二月初十日抵莊拜家祠太師母在鄉卽入鄉拜母知三先生續弦成習中爲之辦銀八兩麥二袋喜之 知十四王又差潘楊二人來聘不遇而去 先生自南歸皆在鄉侍養以三先生新婚請太師母來莊不允也 六月接太師母來莊閏六月太師母病喚弟姪皆來莊侍疾

七月靈臯書來言其副室南旋喚長人夫婦作伴同行最便。先生乃同兄弟朋友議皆曰侍疾左右孝之小全縣先嗣孝之大且子孫滿前供養遣一孫出不爲缺人稟太師母亦許之乃遣長人夫婦帶一僕一戚南行。二十六日太師母去世先生慟絕扶甦。八月十六日僕回言長人船上大病方宅隨後又使人來言長人卒於泊頭數日柩至先生哭曰天意不使南也已矣。九月作顯妣馬太君行述又作長子習仁行狀。靈臯寄長人哀詞至有曰長人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十月葬太師母本縣浦合肅甯黃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令皆來弔奠。聞學院陳世倌喚博蠡教官傳二縣士子公舉顏先生入文廟鄉賢祠。

壬寅六十四歲

康熙六十一年

思喪敬爲上然庸怯之姿言敬已不敬矣其懼乎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日三復之。與三弟札云昨接靈臯爲習仁哀詞末云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惕然感動。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云內外使知懼中庸不但言戒慎不覩又言恐懼不聞孔子曰臨事而懼因念夙昔持敬不如常懼蓋敬猶平持之也恐不敬亦以爲敬矣懼則見已過真懼則過不敢不改懼則言行自檢校

三弟高明亦近今所罕然性與懼遠以氣質偏伉而又
誤以遭禍不懼爲英雄也自茲須常存懼心如鬼呵神
怒以滌夙愆論語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勇者不懼然君
子不懼孔子有明訓矣內省不疚何懼我輩內省果不
疚乎而敢冒也 思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
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則庭幃親兄弟如朋友則
翁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 自省持家嚴急嗃嗃然一
過也須寬以居之人有過短不忘於心一過也須見人
一善而忘其百非 大名府知府吳允謨遣役持聘儀
來請往講學先生以居憂辭不往 唐翰林建中倩任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若求先生所著與之 五月以母不在時思兄弟皆呼
之來莊 七月二十七日行小祥祭 九月有人投刺
曰北臺山人李銓拜已而輿馬眾至入晤則李穆菴也
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物之解爲是別後寄詩
來稱幸晤 自書座右云薄責人厚治躬所求乎弟所
求乎子惟在反身克己初非難終不易勿曰子知勿曰
子行更須結果收成 十二月大名張珂具門生刺來
拜問學請學禮教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習射易其字
非玉曰可玉

癸卯六十五歲

雍正元年

可玉求立爲學課程爲之立課云一朔望習禮三日習琴六日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威儀言語得失一隨時體察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板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心持敬 爲長人立嗣以其同高祖之姪名之曰敬承 命十二官敬承上學可玉教之 七月二十七日行大祥祭 九月朔日行禫祭禮 白任若至持贊問學書並讀四存編詩云茫茫墜緒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技好從實際問良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蓬材在賜求不有博陵先覺者詞章應供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詩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罕

曰遙瞻北斗肅冠裳賴有蠡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帝兵農禮樂溯三王學功振起千秋類治術宏開萬世昌何日鼓南容北面一時頓解九迴腸先是壬寅歲底張介石先生同白任若飲張九錫齋酒半解衣脫幘任若出先生辨業學規張先生讀序畢急正冠整襟北面再拜曰此聖學也吾門下劉調贊可讀此間二日卽寄贊贊以逼除未及覽是歲新正乃披讀再四如夢初醒不覺驚喜欲狂夏又得四存編顏先生年譜及先生諸著伏日讀之嘗數夜不能寐每吹燈強臥忽思古之爲學何實而有用今之爲學何虛而無用與不覺憤然危

坐復思與顏李二先生幸生同時地之相去又不甚遠
苟不擔簦請業負此生矣忽躍然離牀獨立如此終夜
不知其幾因賦前二詩遙寄先生以矢願學之誠先生
覽贊詩復聞賤齒二十四歲拍案叫奇遂答詩曰居憂
未畢言無文覽子鴻篇不自禁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
豈遂竟浮沈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每度
長宵悲墜緒從今收泪付球琳贊自憾德未能進業未
能修今修譜至此愧勵交加矣 馬師母不順先生責
之不伏謂四先生曰彼不順禮宜出但無所歸食之至
死耳 十月朔祭家祠太師母主始祔祠長人主祭畢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聖

猶歸殯宮以待禫後祔也 劉調贊林啟心來以晚生
帖拜先生次日任若來乃份之投門生刺先生率之行
釋茶禮上以孔子位旁設顏先生位告之 贊同啟心
從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
立日記省功過 贊同啟心維周敬承夜讀琴聲聞之
先生甚喜 維周亦立日記爲學作序自艾自力先生
喜之 十一月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
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幽獨謹細微習勤
儉 語贊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攜贊如安平弔可訥言晤弓御九王博古語以智深

勇沈弓遜甫邀至其家其父出會甚恭過深澤晤王濟
光王槐三至無極弔張肆六妻喪爲作墓誌銘返里語
贊曰此行如弓遜甫父子之勤王濟光之儉可希哲之
樸張肆六之幹濟王槐三兄弟之文墨皆有可取焉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臯靈臯言人有毀先生者先
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

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 皇子中堂徐蝶園冢宰張桐
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
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
謀徵先生而靈臯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望

老病也或曰靈臯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
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
曰使臻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
卽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
生之志也竊觀靈臯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
相與辯學先生侃侃正論靈臯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
免暨先生歿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
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誦編
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
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

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臯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聞王太倉尙在京往看之太倉老而諄切固留明日再一晤固言其獻歲八十求一言以垂不朽先生許之觀其請建儲五措乃太倉大節也 爲贊買琴劍而返一路隨事教之曰再目加明耳加聰心加靈則進矣 臘底新令喬公以教弟帖來拜餽稻米一石炭百斤下問殷殷略舉蠡事告之

甲辰六十六歲

雍正二年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望

儀功如常每月下書懼以終始

語劉穎生曰吾有大

過一知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

批習中日記摘小

心二字教之

訂易見天下萬象森然在目知明則處

可當矣夫子所以云可無大過也

四月尹元甫問曰

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

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腐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

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

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作壽太倉詩二十韻

有佐斗心如日擎天鬢已霜之句正謂其請建國本也

與方靈臯書曰聚晤得領誨言洗垢指癢若沈疴之

去體朋友相成其樂何如。搆素交天下賢豪，但求其長以補己短。至友人長短不敢輕言，一以己學未至不遑治人，一以其人氣方盛而讟語之恐損夙好，無由取益。今以先生之切憫而知愚之抱罪，友朋多矣，故於先生亦願少有進竊念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其情浮崑繩識見文章卓有可傳，而偶有缺遺或告語之輒蠶湧而辯，而先生亦有之，卽如春秋周禮二著尙有當參酌者，而不敢盡言也。春秋成風敬嬴當稱夫人小君一節，明反孔子經文明背左氏之傳，明與歷代帝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留

王國制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者，相違而先生必依胡傳會偶言及先生盛辯，今呈拙著學禮生母附廟一則，乞先生細考之，若以爲是，足見先生轉環之勇，若終以爲非，乞將拙著一一批駁示下，則搆無益於先生，而先生有益於搆多矣。五月間瘟疫流行，處處傷人，年餘不止，悚然讀易嘆文周以上古聖人，而其文似從萬世後閱歷一周者，真神聖也。且四聖皆同筆妙，同透悉世故，人情同舍天蓋地，真不朽之物也。有放月錢者，求習中出名分利習中不應，先生嘉之。習中問時有欲心如何，先生曰：「遏欲莫如存理，心多一分天理則少

一分人欲至於天理爛熟則人欲不作矣 習中送日
記求批勉以勤儉仁讓 有遭母喪借糧者先生曰不
必借也助之四斗 六月河水大漲波潰北岸莊不可
保鄉人請祭河神先生往祭爲文祝之次日視河湧波
南移北岸落淤先生曰東坡言神可感而人難感其信
然耶 任若回南先生通寄諸友一詩曰南方諸友近
如何瘴雨瘟風此歲多五夜捫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
天和 自斟本才短德痿不幸當空乏之時遂以渺身
寄天下萬世之重其悚懼宜何如也 十二月使人聘
鍾金若來教子孫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聖

乙巳六十七歲 雍正三年

儀功如常惟衰老益劑以中和表章聖道急待其人

正月請金若至使子孫從學金若亦帶其子淑來使從

學於先生 劉士宜卒家貧糾眾助之葬 二月調贊

同任若來因率之同往博野祭顏習齋先生劉古衡卽

介任若於習齋前投門生刺拜先生 教調贊以擔荷

聖道贊自慚庸陋不克如先生願敢不奮勉乎 贊請

學易先生日爲講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何其醒

切乃朱子曰羲有羲易文有文易孔有孔易誠夢語哉

教諸生習刀法 教贊以筮法 贊與諸生習祭禮

先生教之 贊謀歸金若置酒餞從先生登舟飲先生云順流共飲擊明月贊云登岸高歌飽惠風臨行贊祝先生以保愛精神專以承先啟後爲孳孳接引後學再加溫恭和平先生曰子見吾接子有厲容乎正吾之苦衷也去歲子約來日夜引領而竟寂如是以始而思繼而望終而絕望故於子之來內苦而外厲也今見子終可與言望以共肩聖道也而敢厲乎言畢淒然贊亦悚然拜別 王宗洙讀先生平書訂談經濟陳學使以聞於

朝授成都令或曰此亦吾道將行之機先生曰正恐其經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吳

濟才短以致僨耳且其來字云聞教於我者頗詳而不知吾之語之未詳也乃贈之以序曰旋乾而轉坤以其時也權安而小濟亦有道焉詭遇而獲禽未必如王夏之巧也恐爲人所詭而徒然也 三月評金若日記夙興夜寐省察甚嚴顏先生門下一人也金若子淑新立日記有志於學乃率之釋奠先聖 謂子能曰子身不直聞吾言卽直日記不成句今成句時文無章法今有章法凡事如此進益聖賢非異人任也子能鍾淑字也 四月如府會顏廣文仲子紹裔癸巳舉人楊賓實門人也言賓實夫人嗜甜果紹裔多購餽之賓實頻感曰此

中人以所欲也他日登仕此事可長乎先生曰楊賓實
今世道學第一人也吾子不以爲責己而識之亦君子
矣 語金若曰平書若行一縣有百餘儒官有萬餘練
兵家皆有食士皆有用游惰去異端靖其庶乎 惲臯
聞書至自言聞道晚而躬行淺境遇多艱惟平且凜凜
自持庶不負先生之教耳又言南方聞顏李之學而興
起者有是仲明章見心許聞繡孫子房 六月作憂旱
詩曰老年炎暑不堪親晝掩閒齋自息神感舊如懷前
世事守先猶作後亡人天高碧漢繁朝宿水落河橋走
暮塵燕趙悲歌愁入耳金遼征戰幾遺民 思人好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七

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閒言者庸人也好言人短及何
人陰詆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 聖齋孔行法以書來
候先生並送其家刻二本 思庸人無事恬放有事張
皇君子無事悚惕有事舒甯 八月解春秋春王正月
聖筆也蓋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夫子之筆也王正月者
周正建子之月見周惟正朔行於天下有王也他如禮
樂征伐皆無王也 金若以澇辭館歸留其子淑在此
學先生卽命少子習禮孫敬承從淑讀 思顏先生以
天下萬世爲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
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 溫太守書來言政暇卽使人

來冠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
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
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
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
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
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十月入府會太守溫公時
公已奉

命賑飢民因問此時賑矣春何以救之先生陳言勸富民
捐粟查厯年各鄉積穀勸興作招米商禁遏糶禁酒禁
賭禁盜 始註春秋 十一月如京拜陳子翹以其將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巽

查北直水害且開水利爲桑梓計宜有所言也 看方
靈臯靈臯言將爲先生作釋言先生曰他山之石良藥
也焉用釋 河南主事李汝懋請筵論學深以先生學
爲是尤服膺後集言俟朝宗文涉摩擬汪荅文潔而弱
方靈臯練或傷氣皆不及先生文也 陳子翹書至言
同大學士朱可亭查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
年特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
永定河一挑淀淤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豬龍河至
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作龐魏氏傳
氏貧而守節孝事祖姑與姑年饑義不受賑作傳爲之

感慨流連

丙午六十八歲 雍正四年

常儀雖老不敢不勉常功雖不能親學而禮樂射御書數教卽學也心期和平身期莊肅昌明聖道不敢旁委
正月註春秋覺經詳而傳略 教子能以謹小務曰小務有用乃可圖大 思黃肅甯之謙謹可師龐魏氏之見利分明可法 謂子能曰宋人解經卽有誤處乃學術之偏非強不知以爲知也惟易經則程朱俱屬強解春秋胡傳則如南粵人說中原並未北行一步刺刺鄉談自言自語殊可異也 聞路多礮者爲之畏天命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晃

憫人窮 日有來求者或與以粟或與以糠或食以飯
思年荒人亂天迫當益存其心 三月註春秋前後斷續離合若見其人若閱其世若親議其善惡治亂興衰之故而與之往復流連者註之乃覺迎刃而解 四月安徽巡撫魏君弼書來並託王仲英求先生至其署不往 八月樞天至評其日記喜其用力有不忘溝壑之志 註春秋至陽虎謀誅季氏出奔聖人全削之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誠神筆也至文也大義也 註春秋完作春秋傳注序曰孺幼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

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况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况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覲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辛

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戛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止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淵齊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覲享啗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此也因僭爲傳注以質天下後世焉 思晚年每日心覺志氣如神身覺莊敬日強庶不衰弛 九月與樞天論學在巖取與 十月作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詩以寫近况曰憤樂相尋忘老至教學互長念朋來流連三古經成癖悵望千秋意未灰 爲子能講忠恕堂記曰不忠恕始於適己自便終於忍心害理 謂維周曰聖賢天與人歸而稟若無以自存庸愚眾啗羣怨而充謂莫我誰何 王震聲督學浙江使王仲英來聘先生看文有人而以先生總裁之先生辭固求旣而送聘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強置之去乃使維周持銀送還仲英與以字言決不能往之故

丁未六十九歲

雍正五年

常儀如故常功量老力所任爲之勤家政接後學明行

聖道益孳孳不倦心益戒懼氣益和平量益寬大行益
仁厚自勉 二月樞天來五質日記樞天日記有云李
恕谷包羅一世才毛西河貫串五車書爲之愧歎勉樞
天力任聖道以副耄望 同樞天率二子一孫習禮三
度 看刁蒙古潛室劄記言盡性由於踐形識見遠出
宋儒且敬慎收斂省躬改過之言不絕於筆亦近今之
篤行君子矣 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啟生
各有書來外有白門劉嶼洲山書言大道黜闇於宋莫
有正之者今得先生日月在手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
所謂日月出而燭火將息者也不知何許人自言伏處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近並御書古文詞惟留心實學奇之 四月靈臯字來
邀入京先生念老矣天下哀友惟臯聞靈臯臯聞之會
不可必矣靈臯尙近向者論學尙未盡言若及今而不
一剖恐留畢生之憾乃入京晤之語之曰庶子爲君尊
母爲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
請先生勿執胡傳之謬也靈臯曰先生舉儀禮則喪服
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足可伸追稱小君之
說矣不必用春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護春秋謬傳而但
以追尊夫人小君爲是姑已其言又謂之曰顏先生學
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

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宗否其存
誠是愚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務
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
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靈
臯慨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
學退矣錯按靈臯之言遁辭也 靈臯閱恕谷後集曰
兵隨敵變水因地流面貌各成機杼互換必傳之書也
靈臯出所著釋言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辯爲
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眾人也名
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知懼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併識前語作釋言 歸訂樞
天喪禮就直 著擬太平策 十月先生自省書曰子
六十九歲之莫矣行道無望矣著述明道目力已竭矣
惟是身心性命可質帝天者自返多有匱闕及今不力
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一類
先生每責我細行不矜如出門卽旋對妻子奴僕不莊
肅其爲敗德多矣戒之戒之一性敏似覺微長而性急
實其大短每鄉人出語不合輒峻拒室人有過噉詈時
有耄年不能和敬之一端也力改之一樊遲憂智之妨
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冷心此非智

之過乃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蹶矣
尙附名教耶勉之勉之贊按先生德成學至猶痛自刻
責耄年不倦如此吾輩初學可少自寬與錯按論語言
舉錯知以成仁先生慮智之妨仁何也蓋論語所言治
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生所慮居鄉黨之道也鄉黨間非
族親友朋則鄉鄰也拒之不可遠之不能惟有感化之
包容之而已先生以有冷心自斟是卽其萬物一體之
仁肫肫乎有不容自己者乎 聞子能入泮 十二月
思書分凶人吉人堯允恭克讓文王徽柔懿恭孔子溫
良恭儉讓吉人也霍子孟如芒刺著人關雲長護前君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子而凶者也小人之凶又何待言 黎長舉自河西走
四千餘里來謁先生曰年已五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
度一生矣乃擇日行釋菜禮拜先生入學先生爲釋菜
文曰自孔夫子後而唐虞之六府三事三代之四術三
物杏壇之四教半存半亡於天下幾二千年矣習齋先
生崛起而表章之直傳周孔埶孱弱無能爲役而粗解
其巔末於是推明顏先生學以告當世海內之有學問
者或信或疑亦率竊竊然謂今世有顏李之學遠宗周
孔也者卽來執經下問者亦不乏其人然求其凝於心
行於身實可經濟於天下者鮮見豈無德之躬不足以

振起之耶忽忽焉搆亦遂六十有九矣德化有黎生宋
涪者少遊秦習程朱陸王家言旣而聞搆入秦自鎮原
來稱後學問道伊時甚期許之切劇其長短及別去幾
二十年不知其所在乃涪則日夜不忘欲來相從而涪
能文筆嫻刑名錢穀在位者爭致幕下屢爲人牽不得
前今歲奮然決曰吾行年已五十再不從師以定我學
不虛生一世乎於是呼從覓騎自河西拆秦晉北邊行
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辭紛華之宦場入寂寞之鄉鄙
陋之野長跼稱弟子求嚴立作聖課程以矢有成斯不
亦奇尤也乎乃備酒漿菜餼行釋菜之禮惟求我先聖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先師冥護玉之大成俾神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
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 糾鄉人聘樞天明歲來設
館教子弟 長舉論西事須自肅州而有隆吉而哈密
而巴里坤而土魯番聯絡多設衛所以逼澤旺之穴又
上計則撤兵守邊不必疲中國以事無用也

戊申七十歲

雍正六年

一歲常儀功元旦祀五祀家祠皆以牲體祀馬外禰行
位以其無後也拜孔子及顏先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
朔祭家祠嘉平二十四日祭竈皆齋戒小齋一日大齋
二日戒一日齋戒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

問疾不與妻妾同處不與穢惡不刑人遷坐不會客惟
齊心思所祭者朔望拜獻家祠五祀令子孫分班應之
獻訖行家禮每日晨起揖先聖先師禮樂射御書數遇
其事卽習之經濟有問者答之聖道經學有問者答之
致力以寬以和日譜日一圈或時下圈以黑白別心存
亡失言黑左失行黑右過恕黑上愆心黑下 接樞天
至率習禮拜樞天入學 至博野會博野令趙公其署
中葉孝廉惟一出見持日記求評則聞習齋之學而興
起者也 看秦邊紀略知家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
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不知東勝受降之阨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
如也 張籲門書至言籲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之
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鈔先生諸著將刊行

易州李通率其子基來拜從遊 二月率長舉之楊
村致祭習齋先生 惲臯聞寄書至並孫應榴子房日
記一本先生覽其日記自癸卯年三十歲聞臯聞言服
焉遙拜先生爲師立日記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先
生甚喜曰習齋之道南矣遙答拜之錯訂修年譜至此
因於舊篋中檢其寄來日記閱之其自敘二十後習靜
坐功與友人是仲明爲程朱之學見臯聞先生始知靜

坐近禪示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
疑後漸服闋至感慨處不覺淚下卽擬北上拜謁因斧
資不給乃北向遙拜先生爲師拜訖隨成一律曰恕谷
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
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
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著鞭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
學焉旣而讀先生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
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省庶幾如見
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爲自省之要自省心存密
否密則日記書一直畫一否則書二斜畫又且以畫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至

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
方口否則書馬眼○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
覺有進否進則書一圈○否則書一黑子●亦以其大
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
○間斷則書缺○亦以大小別加捐之多寡天理所悟
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寐而寤能一
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大黑
子●每月朔設案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畫幾某畫幾
記過之多少跪而自訟其自治之嚴省過之密如此一
日與某友論學某曰靜坐甚得力子房曰靜坐非是自

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念便是不敬矣且三省
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有一語教人靜
坐也某友論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非是朱子解
物卽事也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
仁也卽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卽率性之
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卽修道之教也大學立教
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某又言卽物窮理如侍疾則
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
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
如此按臯聞先生癸丑來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苦刻志勵行聞顏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悅慕信於心習
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
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鶴自江西歸來會兩次
旣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錯採其日記附錄於
此庶弗使無傳焉而又惜其日記僅四月餘者爲學數
年其進德體道之功可傳者必多矣而所見僅此也

三月葉惟一來拜贄以詩有句云問氣鍾靈開智勇狂
瀾降割善疏排 思老當益壯 思好規人過亦屬氣

量之淺朋友當勸善多於規過 思詩曰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

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六
月先生之妻馬氏卒謂習中曰此子之出而不去者汝
等不以母禮葬之亦可從厚以母禮葬之亦可也 八
月王順文來拜從遊教以孝弟之道 語長舉以顧諟
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
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
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
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
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
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興除外被衣直坐
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
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
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
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旣熟則耳聰目明心思
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
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足踏實
地直接聖傳矣 十月朔致祭家祠畢因暈倒遂病類
中風自此病三月夜不寐著天道偶測一書

己酉七十一年

雍正七年

擇病中所能爲者爲之 日記每月下書小心翼翼懼
以終始以自勉 調贊攜冀州趙本中來本中執贊先
生辭贊代求先生許之 白任若偕衡水杜謙收來執
贊學禮 二月武城劉學山同王順文來學山問禮樂
答之順文問經濟及韜鈴先生曰韜鈴非老夫所知子
少年文士去之逕庭非所問也卽經濟亦無躁聖學先
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禮勿視聽
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清定省以事親一體周護
以友愛兄弟夙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果善焉而後
講及人可也請姑俟以觀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答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卒

之 贊同諸友習禮先生觀之 四月修道傳祠成命
贊作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
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
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
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
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
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逕而篡入異端者也習
齋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
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

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遭祲歲鬻其舍之前
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駿奔恕谷先生謀
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伙助不日
磚木具坯堊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
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
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
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釋廣布四方
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
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春秋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空

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岐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
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愨先生
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
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
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
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臯聞臯聞之北來也
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
得吾師聖道源流屢獲知千古有人擔世業半生從此
定心期則其自在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
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臯聞

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榴戊申寄其日記至
遙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
肩聖道而曰聞之臯聞則臯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
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
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
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得聞
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
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
爲之記 先生又自爲東堂記曰歲之己酉從遊諸子
共鳩分資築子東莊之東壘爲道傳祠正堂三間各間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奎

以序中間安顏習齋先生神位西間立憚子臯聞生位
而以東間懸子遠道圖令予坐臥其中予不能卻也晨
輒扶杖緩步至習齋位前一揖並揖崑繩排又門而
坐弟子請業者以次應倦則闔門少息咏歌先王之澤
起則開窗遠望良苗盈疇茂樹連霄花香鳥語爭奇獻
好右眺邱峯蒼翠如璧左浴恆水風紋縠縠可愛雖手
痺足痠步履艱澀而頓忘沈疴之在體也方靈臯嘗謂
我曰吾每出城見墳圻看守人持陳倉米飯飼偃蹇長
林豐草間心竊羨之使我得讀書其地一二年可以樂
而忘歸而不能也然則吾之貧耄陋况不敢陳於王公

大人也而以之誇吾靈臯不亦可乎 贊問律呂及歌
法先生告之 贊同諸生習禮先生觀之 六月訂擬
太平策覺一生總結是此書 病減偶成詩曰偃息匡
牀午睡餘起暄痺足自如如賢愚不必縈懷抱勤惰何
妨任婢奴綴藻梁間乘日晝栽花砌側荷雲鋤殘年喜
得沈疴減或者天心尙起子 每夜必起坐以左足尙
痛浮腫未除也 七月思樞天愚而固長舉愚而謬子
能愚而欲求其不愚者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
庶幾矣贊常自恨愚昧乃蒙先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
味深世緣淺敢不勉事斯語乎 馮樞天來問疾言田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奎

生有志聖道先生曰善哉然而不易也志道須滌俗念
勿恥惡衣食須勉行孝弟忠信見利思義見害不避學
習詩書六藝斯亦今之拔出羣類者矣樞天曰喜其聞
道能解先生曰解易行難懋哉 九月上辛日以顏先
生祠堂成先生率門人致祭祭期不以二仲而以二季
者以楊村神主尙有族人及博野門人守之不敢侵用
其日也 十月營田觀察使黃成憲贈先生獨善閉戶
論謂孟子閉戶之言別有取爾孔孟之心視天下皆同
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教之罪人矣先生曰若如
公言則論語惟曰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而舍

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刊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十一月高陽張海旭爲其兄昆崖來求先生作左傳評林序已而持左傳評林來求訂先生許之十二月總督唐公執玉使布政王公暮以書幣來求先生作畿輔通志先生以老病辭作孫節婦傳

庚戌七十二歲

雍正八年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价邑令喬公來聘先生具書陳作志之略曰竊惟志書之修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消長政事利弊以爲守土子民計此州縣之志所以與廿一史禮樂志兵刑志同爲鄭重也後世多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畜

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以修但增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載乃文集之事節孝之登乃史書之事與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一曰北邊二曰西山三曰水田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干里爲某口又西行若干里爲某峪古時何人在此出入何計在此戰守迤西至居庸宣府轉而南則爲西山若干里至紫荆若干里至倒馬古者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朝防駐兵將若干今現在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然在目拒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廣輿記等曰滿城有某山某水易州有

某山某水而山不計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使一山分峯之名別爲數十山源頭水尾絕無關係之乾流盡登紙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爲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如西門豹虞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尙有水與否可與可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禹貢地輿考廿一史地輿考以及日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查考又遣一有學問者使馳驅北邊西山以及腹內諸形勢一一按蹟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豈瑛之老病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能任者所以萬難自前者也然念垂注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其愚惟老公祖酌之 二月詔調贊至莊教其季子習禮並理道傳祠事因攜冀州趙本中族孫述舜同來讀書 謂調贊曰古者行禮必奏樂上辛之祭可缺樂乎今子能琴解歌吹其司之贊奉命撰道傳祠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第二解治法醕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黃鐘正宮第二奏大呂變宮第三奏林鐘清宮以笙笛吹之次合樂三終第一闕迎神引第二闕饗神曲第三闕送神歌以笙笛和歌鼓板節之撰成進之先生先生曰可訂

之 觀察使黃世發懸扁道傳祠曰周孔正傳 三月
上辛先生率門人致祭顏先生用樂命調贊司琴歌趙
本中吹笛劉述舜鼓笙爲文曰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
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婚喪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
堦在浙問律呂於毛河右歸而撰勺舞先生顧而樂之
乃先生沒後咸縣有劉調贊者來學於堦能心解禮樂
之義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堂告成續修春祀敬撰侑
神樂章以妥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
來格歆歆乎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
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空

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
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六月喬公又持王公書幣來堅
求作通志總裁辭不得先生言老病不耐暑期以秋

七月喬公遣車來迎先生入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修通
志王公又以書來聘益谿先生及調贊與鍾子能分纂
贊以道傳祠事辭益谿子能隨先生往 先生作畿輔
通志凡例云一畿輔舊無通志明宏治間命大學士李
賢等纂修一統志彙十三省通志而芟潤之冠以兩京
僅存梗槩爾歷二百年未有增修缺佚甚夥迄我 朝

康熙十一年

詔允閭臣請命各省分輯通志而畿輔獨後之至二十一年壬戌告成彼時卽以 宮闕非臣民所敢志部院皆機務攸司壇壝庋帑悉關大經應於

大清一統志詳載之故通志中僅列內外城門及天官等署於卷首以明神州地在日邊畿甸義先天下也今倣其義仍之一分野本之周語分星本之周禮保章氏鄭康成註周禮曰今其書亡惟大界可言至漢成帝時劉向造分野說班固取之入地理志唐一行等宗之然各有不同先儒每有駁言且占驗不合前儒又歷紀之似宜置之不載但天道廣大難以臆定而術數家專持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李

說亦時有中故今仍照舊志登入不敢自用自專也一建置卽有沿革二例難判倘不合書必有疊複河南通志及明一統志俱作一門良是茲從之一疆域歷代錯出如順天之涿州爲古范陽定興亦曰范陽山東之青州曰古渤海河間亦曰渤海正定之定州曰古中山保定之唐縣亦曰中山其間人物彼此互書最難分析如張華見於涿志又見於保志於是走督亢之荒陂探茂先之故里於涿得張華村其爲涿人也確矣他皆類是一山必取其有關形勢水必擇其有關利害者乃登若撮爾小峰無所障蔽時流時涸雨集溝澮及語怪語神

專爲梵宮琳宇所占據而毫無關實用者不錄一兵制
詳考某處武弁何官防兵幾何以見我朝之有嚴有
翼備禦者當也若前朝衛所制已湮縱有僦屯糧徵員
槩所不載一八郡各有倉廠不煩專書故於公署附見
之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各州縣壇廟制定祭祀無遠
弗同詳記其儀恐複故止書祠廟所在下次以先賢等
廟如漢壽亭侯廟王次仲廟之類古人所謂鄉先生沒
而可祀於社者也故以類附若寺觀巷院無關祀典今
附於古蹟後以備都人士遊覽之一助也一畿輔丁地
舊制原分兩項迨雍正三年總督李維鈞題請將丁銀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突

攤入地畝故田賦徵收微有差分今照新制一一詳載
一鹽課爲國課攸關民生資用故於各州縣下詳附行
鹽引數一水利最大王政宜先近奉

皇上睿慮特設官職開北直水利以厚民生謹一一考之列
於冊一職官自督撫而下皆臨民莅政者也自宜通列
乃位卑員眾書不勝書茲倣河南例斷自知府以上重
方面也司儲闢權雖皆部使不預民事槩未列也一選
舉以科貢爲重凡會試得雋者槩不得遺其鄉試得雋
者試錄難稽未免掛漏至例貢例監不乏俊乂若號曰
選舉則未也一名宦之志人貴實錄事戒阿好近志幾

乎有宦皆名無虛非實矣茲擇其有實政可紀者錄之以垂勸而示法也一志爲史材人物宜重然不得宏纖畢登茲必擇其治功德業卓然可傳者以次編纂至於方技仙釋雖其道不可以經世其學不可以範後而卽其一節登峰造極較然不欺則亦日珥木瘦物怪人妖異氣所鍾也故附於人物後以見天下事有常必有變者固如是一孝子節婦盈千滿百是騶虞旅犇而歸昌羣舞矣選而擇之疑傷厚道今

皇上令天下郡邑皆立忠孝節義祠地方申詳部院奏

聞入祠建坊甚盛典也故登節孝必以曾列旌表者爲主

恕谷先生年卷五

完

弗敢濫也 八月以病辭回調理 威縣田如龍夔菴

來拜問學 九月上辛祭習齋先生 王公又以車來

迎並以帖來邀調贊同往分纂 十月棗強李杜文長

至府執贄 先生作畿輔形勢論曰嘗讀禹貢而嘆聖

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雍入冀而曰太行恆山至

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孔安國

作傳尙無悞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旁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卽海外之山如

蓬萊方丈可望而不可卽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

其意而作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尾沒於勃碣宋朱元晦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
華岱峙於左右黃河繞於前自華而嵩爲前案淮南諸
山爲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爲三四案明劉侗曰幽
冀阻三面而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食西南之腴供西
南之腴以養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
燕蓋汴四衝洛隘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函
關如高屋建瓴而西北山不繇互不可守故唐時有回
紇土厥之變燕則背倚雄巍如列屏如負展而左肩爲
薊遼長白右肩爲宣大三關誠居重馭輕之地故自古
黃帝卽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爲大都或爲中都尙非正
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
皇朝入膺一統卽定鼎於此熊熊鬱鬱中甯外順幅幘萬
里其爲天造地設以鞏固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皇圖也明矣然案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
而拱之効順聽旨飢寒則賑之援之調遣則隨方用之
勢如指臂東則永平爲內地遼東爲盛京西則宣府革
衛爲州縣大同之北立歸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
謂厚矣又按史記漢書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
里卽古所謂山陰也土沃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盡
如

仁皇帝之修熱河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
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
則肩背愈厚而萬世於以永固矣 十一月又以病回
里 十二月作楊仁澍傳 聞營田觀察使黃憲卒於
定州乃爲作傳

辛亥七十三歲

雍正九年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來請先生臥病不能行將所
修通志稿封還具書命調贊至府堅辭之 衡水杜友
三兄弟屢求爲先人作世德記乃爲作之 刻擬太平
策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壬子七十四歲

雍正十年

是歲先生以病不能理事惟存心養性以終餘年 懼
斯道之復墜也作永言賦曰老冉冉今已邁兮恐斯文
之儵亡良朋遠隔天涯兮來者又未可逆量上帝降鑒
而匪遙兮祝周情孔思其抱將 訂調贊所纂冠禮士
相見禮儀注 思生平同學師友作憶舊詩曰憑誰引
見魯中叟有我步趨負郭顏 從顏習齋先生爲聖學 走馬平坡磬
控裏 同郭子鳴 弦城側滿分間 同趙錫 毛精序作風雅
列 從毛河右先 汾上道傳房杜班 從王五公先 幽薊爬
搔孔氏壁 同王崑繩 錢塘貫串禹碑山 同王草堂 作

思聖詩曰靜仁動知兩無窮何事營營百歲中花綻水流時自運古今樂壽首尼翁 先生知病之將不起也乃自作墓志曰李子李孝愨先生之長子也名堞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愨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筓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蠱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內而敬直外而允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欲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嘗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瘳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邴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

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肩輿
出門輒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
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

當亡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訥訥然不輕瀆嚴
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
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
江東康熙庚午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
選通州學政八月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
癱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告病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
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人爲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
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
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又中前病病乃絮縣嘗浸
而劇委分乘化焉期百祀於後學爰述斯志

癸丑七十五歲

雍正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先生病彌留 一絕云情識劫年運足傷
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爲識滔滔可易方
午時卒 及門以獻歲未得侍疾聞訃次第來哭至雍
正十三年十月會葬調贊製帳割牲與及門武城劉天
植棗強李杜衡水杜謙益博野劉貫一鍾淑等執喪紳

士陳大章鍾鉞白宗伊田如龍等百餘人共奠馮辰爲文曰嗚呼先生逝矣奄忽三年矣今將安厝曹原親友及門製幛哀奠囑文於辰不禁嗚咽百拜揮涕爲誄曰嗚呼唐虞三代不復見於後世乎天胡爲而生先生耶唐虞三代將復見於後世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遂溘然長逝耶嗚呼慟哉先生幼承孝愨先生家學以正直忠孝爲本旣冠從習齋先生遊得周孔久湮之墜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爲傳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性則敬畏清明日三復小心翼翼及清明在躬二語旣如臨深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肅九容嚴四勿恭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七

而和勤而敏大業克敦小物不廢每五漏蚤起終身弗懈一日倦臥曰安肆日偷可乎悚然起置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有所省刻有所勵與顏習齋王法乾惲臯聞劉調贊及辰等互勸懲嚴密片善微過無少假凡冠婚喪祭燕與相見諸禮準古酌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胥盡其道居室甚儉而周急濟難傾囊不吝且善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有典常當問學時躬詣習齋商推學術治道每至夜分不息嘗學琴於張函白學射御於趙錫之郭子固學書於王五公彭雪翁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河右凡海內道學才

雋通儒技勇藝術文士皆委曲納交以悉得其所長至於表前聖旣晦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而析嘗言聖經言道已盡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故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業聖學成法皆以六經爲證據又爲諸經傳注及學六藝等錄雖詩古文辭片牘隻語無非昌明聖道可以實見之身世者而經濟之具則在閩史邈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及郊社禘祫宗廟田賦等考辨悉依諸經典參以時宜洵純王之政致治之法也嘗佐政桐鄉鄞城皆確有治績後爲楊慎修敦請如富平吏民悅服風俗煥然改觀先生每念及民物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五

輒憂憫泣下故禮樂兵農工虞水火及天文地理諸學皆日夜究心焉且守甚嚴雖一介不妄取有納賄求關說者峻拒之公卿折節前席惟談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王相國李中丞索果亭李在中諸顯達虛左以待皆弗往部檄選縣令以母老改任通州學正未幾告病歸日夜以承先啟後爲兢兢執贄來學者皆殷勤提誨因材造就咸欲躋之聖域故聞風者爭自淬礪千百里外多遙拜而私淑焉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先生其誰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術能幹濟者不究身心先生兼

綜條貫一源共委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
有用者舉而措之耳乃竟齋志以沒也嗚呼慟哉先生
往矣蒼生無望矣門下小子無所依仿矣海內後進無
所瞻仰矣慟哉嗚呼惟願先生在天之靈左右上帝俾
斯道大行斯民蒙福庶生前未遂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凡我同人其何以無負先生而共挽斯文於不墜乎慟
哉嗚呼麗牲酌酒瓣香敬炷先生之神尙彷彿而容與
嗚呼哀哉尙饗 又公上私諡曰先生道傳前聖學開

後儒理應有諡謹按諡法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曰文先
生兼之慈惠愛民經天緯地曰文先生允焉敬上諡曰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三

文子先生 初八日葬於曹家叢村東北祖兆調贊與
及門諸子送葬慟哭失聲葬返從孝子習中習禮行虞
祭禮相向哭盡哀 請先生神碑入道傳祠配享顏先
生 惲臯聞自江南聞先生歿向北大哭作李恕谷先
生傳 乾隆元年丙辰冬調贊續修先生年譜

